



张建斌画

## 芦哨声声伴春归

◎杨红兵

今年的春意,来得有点快,猝不及防间,家乡的一切都朗润起来了。

每次回去,我都喜欢在老家周边走走看看,尤其是在这春天里。这不,不自觉已经踱到了家门前的河边,一抬头,惊见临水芦柴鞘节处已泛出青碧色,走近细看,一些芽苞匍匐生长,在枯黄的壳里溢出一抹嫩绿,或深或浅,或多或少,但入目却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。

芦哨似笛而非笛,是我们用家乡的芦柴修剪制作而成的一种村笛。

芦柴是老家那边对“江柴”或“岗柴”的俗称,较芦苇更为粗壮和高大,可以高达四五米,直径也有两到三厘米左右;其叶子宽阔肥厚,遒劲舒展,却又忠厚朴实,没有那种逼人眼的绿。近年来,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,其作为冬季柴火的用途已渐弱化,经历去年一冬,河边还有整簇整块的芦柴未被砍伐,春风一到,立即摇曳呼应。

这是制作芦哨的最好时节。

芦哨的选材是有讲究的。可以优先选择芦柴半腰处的旁生枝丫,其粗细可较无名指小些,这样,在稍后的刀削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柔韧性,制成后声音也会较为清亮。可以选取一段十厘米左右的枝丫段,这段枝丫中不允许有鞘节,然后将这个小芦柴管一端的鞘节去掉,另外一端保留;再在保留的鞘节那里向前选定一厘米左右的距离迅疾逆向下刀,即由一厘米处向鞘节方向平动,刀口到鞘节处戛然而止;此处切忌用力过猛,刀口一旦越过鞘节就会功亏一篑。这时,用小刀

将分离出来的那部分一点一点地打磨、削薄,形成一个舌状的平面,可以充当“音簧”的作用。这里是最关键的地方,动刀要缓和,动作要轻柔,舌面厚一点无法出声,薄一点则声音尖利刺耳。

芦哨做成后,河边便是此起彼伏的芦哨声。有时,我们还模仿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情报传递方式,用声音长短、高低频次等变化作为暗号进行通话。只是芦哨的声音相对简陋单一,难以婉转成曲。后来我们无师自通,参照长笛的样子,取另外一段相对粗些的芦柴段,在上面雕刻七个小孔,然后将大管套小管,吹奏时手指轻轻轮按小孔,芦哨的声音便丰满和润起来。我们往往“沉醉不知归路”,有时吹奏时间长了,舌头都是涩涩的,甚至还带一点轻微酸楚。芦哨的声音或直白响亮或低沉浑厚,甚至还和我一样五音不全,但那陌生又熟悉的声音裹挟着一种久违感,一旦响起,瞬间就将我淹没。哨声向四周远去,遮盖了若有若无的风声,逗得河中野鸭阵阵“嘎嘎”相和,也让田野中的邻人笑骂“这群孩子,就知道玩,不要把旁边的麦苗踩踏了”,也许他们也记起了自己的童年,并不过分苛责,“耕者忘其耕,锄者忘其锄”,撩拨得人内心蠢蠢欲动,纵使有口水从芦管末梢滴落,我们都乐此不疲……一些温馨的气息在哨声中愈发浓郁,依稀可以望见那当年闰土一样的乡野少年,跨田越埂,风一般地飞奔而来。

其时,芦哨还有一个孪生兄弟,那个制作就简单一些了。是将芦柴顶端生长

花穗的那一段整体拔出来,将芦花摘去,尖细部分切除,保留顶端的中心圆管部分,接下来用一把锋利且极薄的小刀直接在管轴上剖开一条直线,裂痕可直达顶端鞘节处;然后,像吹竖笛一样,哨声就出来了。不过,此处刀划裂痕务必细且窄,否则只能发出“嗤嗤”的漏气声。这种芦哨的声音相对更加尖细些,且单调得可怜,我们通常做给那些比我们还小的孩子玩。

哨声如令,万物生长。远方,一大片青绿色铺向天际,如潮水般蔓延而不知所终。在这里,时光仿佛一下子停滞下来,我蹲下身子,轻轻抚摸那刚刚萌芽的小草,掌心相触,有一种非常细小的刺痛感,仿佛那是它们生命的气息和生长的力量。这样的日子、这样的季节、这样的时光,零落旧事,滋养新生,嫩绿满眼,欢喜盈怀,令人难以自拔,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与平和。

白居易有诗说“岂无山歌与村笛?呕哑嘲哳难为听”,诗中对村笛是极蔑视的。但“一切景语,皆情语也”,境由心生,于当时的我们而言,这些芦哨声却是“如听仙乐耳暂明”。

汪曾祺曾说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,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”,而这些就是我们心中的“角鸡,跳鱼儿,贝壳,獐……”就是我们的热爱。没有这样一曲哨声,就总觉得在这个春天还有一场约定未赴,还有一个牵挂在心,还有一个故知在等候。

春去春归,生生不息。在芦哨声声里,我们与家乡“默然、相爱、寂静、欢喜”。

## 以春天的名义

◎陈克勤

从现在开始  
热爱生活 热爱每一朵花 每一株小草  
热爱大海 热爱高山 热爱石头  
热爱贫穷 热爱每一个陌生的微笑  
他们并不渺小 更不冰冷

他们是幸福的组成部分  
他们是我的感冒 咳嗽 水杯 蔬菜  
他们恋人一样依偎着我  
在每一个不以为然或者深以为然的夜晚  
的文字里

## 屐路情深

◎单思洪

屐是木鞋。古人穿木鞋可能是一种时尚,比如叶绍翁诗句“应怜屐齿印苍苔”。我幼时因家庭贫寒,雨天无雨鞋,常常脚底绑定木屐,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冒雨上学,虽是无奈之举,倒也防滑防水。说是木屐,其实就是农用水车(一种大型的用以为水稻灌溉的木制农具)应水链带上连接一块块应水板中间的木块,五六厘米厚,其长度、宽度与一般成年人的脚相仿,平面形状有点像铲形的古钱币,俗名叫车车儿。每逢生产队整修水车时,父亲就把报废的车车儿要回来,以备我的不时之需。仅此一点,就足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家之艰辛,农家子弟上学之艰辛。

从小艰苦的生活历练,促进了我吃苦耐劳、艰苦奋斗的品格形成。后来去南通县中学读高中,每个星期天往返于正场与金沙,都是步行。其间,许多星期天还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。这也能给家庭增添点经济收入。等生产队收工后,我回家草草吃过晚饭再赶赴学校,许多次都是摸黑赶路。按学校规定,寄宿生星期天必须到校晚自修。

回想起小学与初中阶段,农家子弟因家庭经济困难常常面临辍学危机。我同龄的许多小伙伴因家庭生计硬生生被迫辍学,去生产队劳动挣工分。我兄弟姐妹五人,仅父母亲两个主要劳力。因生计问题,父亲曾多次要我辍学,母亲无奈只是流泪,她知道我爱读书且成绩优秀,懂事的姐姐也帮我劝父亲,她愿意多做家务,也可帮家里养羊和鸡鸭增加收入。就这样,我才在父母艰辛而奋力拼搏之下,读到高中毕业。

我中小学阶段的学业得以完成,恢复高考后又有幸考取高校,不仅仅要感恩父

母和为家庭付出的兄弟姐妹,更要感恩我的恩师。是他们诚挚的爱心、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,让我学业有成。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一路履痕。

中小学阶段的许多老师令我终生难忘,老师们的教育工作细致入微,似甘露滋润幼苗。特别是我父母常念叨的小学高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葛名珂,他曾多次家访,告诉我父亲说我在学校表现好、成绩优秀,是他中意的学生。有一次作文,我写了《我跟父亲学耕田》,葛老师非常满意,后来还到耕田的实地观察,并与我父亲交谈,事后帮我修改文章并向《中国少年报》投稿。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,对我父亲也是莫大的慰藉。初中时我经常犯头痛,班主任万九旺老师得知情况,几次为我备了索密痛片让我服用,使我没有耽误听课。前年,我与学长邱训祥去看望万九旺老师,他虽年事已高,但对我们的过往琐事仍记忆清晰,班级里谁长什么模样的、谁的个性怎样的,如数家珍,老师确实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了。

老师对我的关心是全方位的。高中语文老师张文逸来南通县中学前在北京一所大学工作,她爱人单益义原是部队团职以上干部,当时下放在原籍金中公社务农。课余时间,我们几个崇敬张老师的同学喜欢到他们夫妇身边聊天。张老师和她爱人也常向我们讲些先贤故事,让我们这些同学久久不能忘怀。记得临近暑假,张老师送我两本书,一本是伟人著作,还有一本是许钦文著的《彷徨分析》,这本书至今我还放在案头,时不时翻上几页,以便进一步多角度加深对鲁迅作品的理解……

平生小有成绩,回眸一路履痕,最应铭记的是父母的养育之恩、老师的培育之情。

紫琅诗会

芬芳一叶